坡仙集卷之十一

別集八十條

孝宗文集贊序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也、存之于身謂之氣、見之于事謂之節、以是成文、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

人山川風雨艸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
于中一寓于文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
或得或失至軾所著讀之終日屢屢忘倦常置左
右以爲矜式乃作贊曰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
緝句文之蠹賊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
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
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于漁樵歲晚歸
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
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雄健前
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嘆
播以聲詩

乾道九季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詰詞朕承絶
學於百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
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覩尚簡策之可求
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
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
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
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

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乃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嶢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章、是以論世、儻衮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同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懽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嘆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箠于地、即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欠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摯箠

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抵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其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卽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卽有黃州之命、則裕陵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表旣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眞奇才、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於是語

塞、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殁、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嘆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

東坡旣就逮御史府、一日甚慈聖曹太后語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詬詆、至形于文字、太后曰、得非軾轍乎、上驚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謂軾轍也、然

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人因泣問二人安在上對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軾意

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鳳翔簽判履任欲以唐故事名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名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善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蘖不止遂坐譏諷赴獄欲置之死賴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安因與近臣論人材曰軾方古人孰比對曰唐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阻之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遂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名爲南州舍人不數月遷西掖登翰苑紹聖以後慝豐諸臣因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以黨籍禁其文辭并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世

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一日啓
醮道士至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
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
章上嘆詐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
可知然此宿乃本朝蘇軾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
欲玩其文詞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太
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
今上皇帝尤愛其才乾道末遂爲軾製文集敘贊
命有司與集同刊因贈太師謚文忠又賜其曾孫
嶠出身擢爲臺諫侍從嗚呼楊雄之文時人忽之
且欲覆醬瓿楊雄亦自謂后世復有楊子雲當知
我今東坡詩文迺蒙當代累朝神聖之知至此
宋時杭州府治虎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
天所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詩
以賜之
元豐間逮赴詔獄長子邁偕行公與之期送食惟菜
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邁謹守踰月忽糧
盡出謀於陳留委一胥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

偶送鮓子瞻大駭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欲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獄吏不敢隱遂以聞神宗初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從寬釋二詩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季未了須還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卓吾曰蘇公見知列聖如此而不能一日容可知奧之不如寵甚矣

公初赴制舉之名是時同名試者甚多相國韓公偶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於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國朝試科在八月中黃門忽感寒疾自料不能及矣韓魏公知而奏曰今歲制科之士惟蘇軾軾蘇轍最有聲望聞其弟轍偶病如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

望、須展限以待之、上許之、黃門病、魏公又數使問病、既痊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相國呂微仲、不知其故、因問制科、何以至秋末、東坡乃爲呂言之、呂曰、韓忠獻之賢如此哉、

范蜀公鎮蜀、每對客、尊嚴靜重、客亦不敢慢易、惟蘇子瞻、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之、

王荆公居鍾山、一日得東坡寶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

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此子由奉使契丹時寄子瞻詩也、滝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諸家書肆、亦刻子瞻數十篇、謂之大蘇集、芸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此二句、與子由詩類、

殿試中乙科、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

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鞫子瞻獄雖同列不敢啓問一日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季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奇才因嘆息不已

老泉初攜東坡頼濱謁張文定時方習制科業將應詔文定與語奇之館于齋舍翌日文定忽出六題令人持與東坡頼濱云請學士擬試文定密於壁間窺之頼濱於一題有疑指示東坡坡不言但舉筆倒敲几上云管子註頼濱疑而未決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謂無出處文定次日見老泉云二令嗣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重恐成就或過之所以二公皆受知文定而頼濱感之尤深

黃實自言平生有二事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除夜

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
以楊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匳遺之後十五季爲發
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鼻自滌研於
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
送入我平生稍慰者有此二事也

山谷與子瞻書云頃于鄭椽處得賜教不以汙下難
於奬拔接引開納勤勤懇懇俯僵而忘其臂之勞
强駑馬於千里不知其不勝任也和詩詞氣高妙
無以爲喻往聞執事豈弟之聲今食其實獨恨未
有親近之幸耳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
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
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也
先生在海外至贛上寓居水南過郡城攜一藥囊遇
有疾者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
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游之
所多設佳紙筆書姓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
見即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

筆倦、或案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獻、滿、忻躍而散、

與孫叔靜帖云、眉山人有巢谷者、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軾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慰、至新興病亡、官爲槀殯、錄其遺物於官庫、谷有子在里中、軾已使人呼其子來迎喪、助其路費、但未到、旅殯無人照視、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矣、

先生像贊曰、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楊、金馬石渠、閱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

珠厓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山谷

又像贊云、我游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憫世垢濁、笑謂侍仙、畀以靈藥、稽首竟歸、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坡之放、士大夫及門人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傳、知道大不容、升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

氷蘗居士錢濟明、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云、建中靖國元季、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決議爲毘陵之居、六月自儀眞避疾渡江、再見于奔牛埭、先生獨臥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書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季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失鑰匙、某曰、某

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即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三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硯、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公答王敏仲云、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決、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當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于海外、庶幾延陵季子之義、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東坡家風也、卓吾曰、東坡家風猶是字、卓吾家風眞如此、

答程天侔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又云、病倦無與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煙雨濛晦、眞蜑塢獠洞也、惠酒絶佳、舊惠州以海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與姪孫元老云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
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
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苦行
僧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秊受梁吉
老十絹百絲之賸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鷹
以四喪未舉見公公盡舉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
衣助孝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章季默三喪未葬亦來見公公亦助之有不辭毛
粟施行自丘山積之句云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杯工製
美妙留以自娛然又好書苦遠不可致得鄭會老
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
詩云愚生二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
古人書故和之以見志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耳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
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郤民瞻來從學坡公亦
喜其人時時相與策杖過長橋郤爲坡買一宅爲

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鄰步月、至邨落、聞婦人哭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豈有大難割之愛、觸于心歟、遂與鄰推扉而入、坡問嫗何爲、嫗曰、吾有居屋、相傳百季、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百季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爲之悵然、問其故居所在、卽五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之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而還、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毀于借居、卓吾子曰、誰肯誰能、到此難說大話矣、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爲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爲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蘇公才甚高、蓄甚博、出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盡於集、而蘇公之奇不盡於集、韻而詞則溫韋讓壯、舌而諧謔則矣白遜雅、筆而簡牘題署則黃豫章遜雋、游戲而爲法書則顏平原李北海之難弟、爲古木竹石則文洋州之畏

友、逃而之佛、則裴相國楊學士之禪那、以是律三（以此數字爲坡公獨優亦未夢見在）
君子、有一乎否也、當蘇公之生存、雖荒州下邑、兒
童婦女、莫不欲一識其面、而其言之傳、蓋北幽朔、
而東三韓、西達羌戎、南過雞林馬人之界、而其禁
絕之者、乃在于廣厦細旃之上、角而與之左者、談
說經術道理之士、亟竄而亟欲殺之者、亦一時材
譚貴臣、噫、可怪也、及公投且久、而廣厦細旃之上、
其惡漸移而爲好、學士大夫至于今慕說之不衰、
雖然、問其所以能盡公者、則自論策之外無幾也、
以故取公季譜、及傳志略存之、而復蕞公之小言、
與諸家之評隲、紀述瑣屑、亦一一附錄、約爲十卷、
名之曰、蘇長公外紀、而置之山房之几、暇日抽一
卷、佐一觴、其不賢於山陬海錯者幾希、弁州

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
梨花同夢、蓋悼朝雲作、茗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
載鼈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道此老須過
海、爲古人不曾道到此、今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
妙、奪天地之巧、故宜謫罰也、高齋詩話載王昌齡

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嗅作梨花雲坡蓋用此事夢雲又有柵花一事柵子厚海石柵詩曰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

鼻坡在椵垣作呂吉甫謫辭繼而呂復用遂納告毀林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爲藏經記傳于世或以爲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稿云展卷得遺艸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濁涇自爲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歎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李鷹陽翟人少以文字見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貢舉鷹適就試意在必得鷹以冠多士及攷章援程文大喜以爲鷹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鷹歸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目五色鷹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竟不第而歿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渡

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逝、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爲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游汗漫、蓋識於此云、

元豐七季、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宮興、通眞觀側、郭知訓提擧宅、間嘗與單秀才步田至黃土邨、主人以酒餉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眞快活人也、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歸焉、宮興長橋、元豐元季火、四季邑宰脩理復立、楠曰欣濟、東坡過之、爲書晉周孝侯斬蛟之橋、而刻石于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中、不知所在、卓吾曰、必在龍宮深處矣、

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

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季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忻然乃次其韻我卜我居居非一朝窮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我伊何誰其裔苗下有澄潭可漱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膠菟豈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矣老我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麾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暮丁丁誰欵我盧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簪髮垂結覆此瓠壺三季一夢乃復見予予在都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遶投紙筆求作字每調之曰訴旱乎訴潦乎今皆在萬里外欲復見此豈可得哉有來請純夫書因錄此數紙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甚勿示人也

余游儋耳見黎氏爲余言東坡嘗從乞園蔬出其臨

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亦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謾寫此詩以折菜錢、又登故望海亭、柱間有大字、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暮潮、及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令食余檳榔、余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無柰好吟詩、公嘗杖問秀才何往、我言入虒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柱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示之、令尚在、余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嚙齒穿齦、顏平原、亦不忘君、握拳透爪、

元祐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正如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亦云、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

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即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古人也）遣人賙其家子弟言此傳聞未審當先以書問之乃乖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季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東坡初入荊溪有樂死之語繼而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坡言西方不無但箇裡著力不得語畢而終卓吾子曰西方不無此便是疑信之間決不是西方會上人矣若眞實信有西方正好着力如何說着力不得也

子瞻渡江、和介甫遊蔣山詩、介甫指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嘆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又誦子瞻荔枝一聯云、海中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絶嘆以爲名言、

蘇文忠訃至京師、張耒時知潁州、聞文忠卒、爲舉哀行服、出俸錢於薦福寺修供、乃遭論列、謫房州別駕、李卓吾曰、張耒至今生氣勃勃、眞謫得好也、

歐公論坡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篇出、歐公終日喜、一日與子棐論文、因及坡公、乃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季後、世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間、海内外稱坡公詩文、不復有言歐公者、

元仁宗極敬趙孟頫、以孟頫比唐之太白、宋之子瞻、非但推趙而於太白子瞻亦尊重矣、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知、時安道守成都、蘇明允攜子瞻子由自眉州乘成都見安道、安道曰、我何足爲公重、乃作書辦裝、遣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時在翰林、得明允子瞻子由著作喜安道所薦得人、因謝安道曰、後來文章、當屬此人矣、即極力

推、挽、故、天下高此兩公、

修水深山間、有小溪、里人題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而子瞻來訪、曾經其渡云、當時小人媒蘗、摧挫炎地、至于所經過、而溪翁野叟、反藉之以光榮、嗟乎、人心之公、不可泯如此、豈所謂石壓筍斜出者耶、

唐人以白太傅爲廣大教化主、蘇端明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蘇稍露鋒鍔、不若太傅忘我忘物、胸中都無罣礙、卓吾子曰、鳴呼、此其所以爲矮人也歟、是此批判也、坡公、是緩急人、太傅、是濟不得緩急人、坡公是憂人之憂、太傅是樂已之樂、

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可知也、當先生之棄海濱、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耶、山谷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東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年輒爲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壘石爲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所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鵝在河是季弓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眞本藏於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記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卽命具酒食拉坡偕往故詩中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讙呼塡道抱其馬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季辛巳弓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季丁卯相去四十六季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季甲寅又四十七季矣卓吾曰此一段是眞痛哭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馬行者牽者奔涉者陸者翹者顧

者、鳴者寢者、吼者立者、齕者飲者、漱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歪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可謂至矣）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鬃尾齊、二馬任前雙舉後、一馬郤避長鳴嘶、老顧癸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挽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眞不可煩矣）誦坡公此詩、益不待見畫也、杜老有畫馬贊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眞能使人方寸趣然意氣橫出、

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鄴、蔥佳氣夜充、閭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看啼出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九尺髯倉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

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鴈鳴午寂、雙燕語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

曲洧舊聞云、章質夫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事、清灑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縱繡工夫、其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拋墮街傷路、思量卻似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

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唯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子、三良安足希、苕溪漁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葬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卓

吾曰、妙絶議論。

山谷曰、東坡所作卜筭子、詞意高妙、非喫烟火食人語、余嘗見臨江人王説夢得、謂此坡在惠州白鶴觀作、惠有溫都監女、季十六、不肯嫁人、聞坡至甚喜、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窻外、坡從而物色之、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媚、未幾而坡過海、女遂卒、葬于沙灘側、故坡回惠、爲賦此詞、借鴻以爲喻也、棟盡寒枝不肯棲、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州冷、蓋指葬所、説之言如此、其説得之廣人蒲仲通、漁隱謂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葦間、然觀隋李元操鳴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語豈無自

耶、卓吾曰、焦弱侯欲去此條、余獨悲其能具隻眼、知坡公之爲神仙、知坡公之爲異人、知坡公之外、舉世再無與兩、是以不得親近、寧永不願居人世也、

東坡滿江紅詞、碑刻徧傳海内、使競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體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娛生、其云蝸角虚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强、且趁閒身未老、儘教我些子踈狂、百季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校短論長、幸對清風朗月、苔茵滿雲冪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丁晉公海外詩云、艸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坡詩曰、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尤覺才力勝、

書黄泥坂詞後、余在黄州、大醉作此詞、小兒輩藏去、槩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王直方張文潛暈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以遺

余持先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母多費我絹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倨高峰俯鶻巢酒酣笛聲起于江上客有郭九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笛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于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俺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但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子瞻一日在學士院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

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艸凡寫七八紙
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者
韋蘇州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蹟坡用其韻此絶
唱不當和也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
字還許人再道否又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
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
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眼
徐信言東坡北歸時過其書齋書一帖云嘗見王平
甫自負其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山雲木
卷蒼藤余應之曰精神全在卷字上但恨飛字不
稱耳平甫請余易余遂易以横字
東坡云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
臺聲寂寂鞦韆院落夜沉沉介甫云金爐香燼漏
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
影上闌干二詩流麗相似
天街小雨潤如酥艸色遥看近卻無最是一季春好
處絶勝烟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
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季好處君須記正是

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

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

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東坡曉字韻三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郎、玉雪爲骨氷爲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艷冇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曉、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粘空尊、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

游芙蓉城詩、元豐元季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

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輧、
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凄餘馨、因過緱山朝
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
月入牖櫺、忽然而去不可尋、寒衾虛幌風泠泠、仙
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皇翎、徑渡萬里如奔
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遠樓飛步
高岭巘、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如酒醒、芳卿
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及瓶、羅巾別淚空熒熒、
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羶腥、此生流浪隨
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
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
坡此詩最爲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
軸、敢糞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
慰馳情、

李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牕竹、
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坡和云、寄臥虛寂堂、月
明浸疎竹、泠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大率坡每題
詠景物、只篇首四句便寫盡、如廬山開先漱玉亭

首句云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下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又棲賢三峽橋有清寒入山骨艸木盡堅瘦之句杭州有西湖潁上亦有西湖皆爲游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郡其初得潁有頽人在坐云內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秦太虛因作一絶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身至有西湖欲行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啓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爲西湖之長潘子眞詩話記禹玉元豐問以錢二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眞人青州從事之語禹玉歎賞爲其切題後東坡得章質夫書遣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此二句更覺工

不易其心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白樂天云臨風杪秋樹、對酒長秊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奪胎法也、

太白有岸夾桃花錦浪生、退之有種桃到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子瞻有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花之盛、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為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美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之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

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㪷水凡水必熟而冷者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㪷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爲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㪷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㪷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絶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畱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酒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眞味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米芾與李端叔云老夫嬾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坡仙集卷之十二

別集一百八條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簽萬里、絶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難）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

文王有之十一　終

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領其言而書諸紳、嘗以
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
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
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峋嶁耳孫朔其製、君今
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
嘗見其親筆、後歸宏典、道由無錫、嘗至孫仲益家、
時仲益季在髫齔、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屬對、
坡曰、衡門稚子璠璵器、孫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
腸、公撫其背曰、眞璠璵器也、二事皆吾鄉人士所
知、輒記於此、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
意不盡、尤爲極致、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
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
樂事無踰此者、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滑堆兒血羹、
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
使龍團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

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爲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粃糠、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戲鬬、皆艸書也、

洪文敏邁在禁林、當鎖院、一夕艸六制畢、捫腹步庭中、一老吏竊語云、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如此、文敏喜而問之、汝及侍蘇學士乎、曰某大父嘗爲吏、童時從入、是故見之、文敏問蘇學士何如我、對曰、蘇公速實不過公、但不撿書耳、文敏大慚、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季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迹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

曰、讀書當如是、

欒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古人讀書、精勤如此、又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益初秋所作、

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韋蘇州高歌長安酒、中憤不可吞、李卓吾曰、浩歌長安酒、聲出不可吞、

坡少季有詩云清吟雜梦寐得句旋已忘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茫

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星到曉爛不收贈道潛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夜半晨星沒可憐麟太白與殘月

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

山谷題韋无咎臥陶軒亦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卓吾曰君且休矣我欲眠未見此語非天然醉中無與共眠者客去同眠到曉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似劒鉾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會好作成一屬對坡爲之對曰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鉾山

亓素不解棊因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已闔戶晝寢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泉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從之戲亓亦偶坐竟日不厭詩曰五老峰前白鶴

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爲基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小兒近道、剝琢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後見王荊公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目爲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荊公知此出處、

跋李端叔詩卷云、蹔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

南人以飲酒爲輭飽、北人以晝寢爲黑甜、故東坡云、三杯輭飽後、一枕黑甜餘、

蓮子劈開須見薏、橄桿著盡更無基、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卻匙、趙彥衛詩注云、此吳歌格、借字寓意也古詩有云、聞基曉敗稷、若子更依然、劉禹錫竹枝歌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亦是此意、益用晴字隱情字也、

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臥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皃鴈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

過隙珠翻荷、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按後漢臧洪體貌魁梧、注音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秉哲尊、又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後曾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良之智勇、以爲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已遠、

錢塘强幼安爲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坡詩之妙、如嶺外詩、叙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説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

東坡嘗語少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升而并黜、有

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

與米元章云、雨日來、疾有增無減、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臥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瞶瞶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高致虛云、東坡言過溫泉壁下、見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何遵作、因題一絕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何遵緣此知名、後來京師、每有賓客、必出數篇讀、讀者無不絕倒、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公語坐客、郡僚

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留連數日每預文酒之會澤民因此得名韻語陽秋云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進修而終爲令器

劉季孫平之子家藏書數千卷其送孔宗翰知揚州詩云詩書魯國眞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髮斑益記此也

先生於人有尺寸之長雖非其徒騶加奬借如曇秀吹將艸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翠微仲姝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嘆美如恐不及夫馬一驂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也

坡喜韋蘇州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故在鄭州寄子由云寒燈相對話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逍遥堂後千章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悵喜對牀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

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忽記十季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絶與之、曰、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邠君看、邠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牀、乃爲樂耳、

坡公次魯直韻、題李伯時畫王摩詰詩云、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非是、分身來人流、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掇紫藥坐碧岫、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人見作是詩者、弊氣殆似李適仙、余都下見人携一紙文書、其兩首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非太白亦不能道、

或問昔人謂東坡不喜史記、信然乎、愚曰、東坡何嘗不喜史記也、觀其記李氏山房曰、余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之、親手自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又觀其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夫漢書唐書猶抄錄慶幸如此、況於史記耶、荊公嘗稱坡公表忠觀碑似史記、余讀淵明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蕭統不知而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耶、李生曰、即周南也無不及處、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璹坐雙檜堂、指二檜吟曰、二疎、舜漢去以兄弟皆補外也、璹應聲曰、大老入周來、對偶親切、又善迎合、公大喜、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

熙寧六季正月、作詩云、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仕竇、豈不欲頑質謝鐫鏤、又詩送劉述云、君王有意

誅驕虜、槌碎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歿馬歸來各開府、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此老手、點鬼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鑪鞴、他人豈可學耶、卓吾曰、嘴頭禪亦自快人、

坡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鈍、然天才宏放、直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始盡、萬斛泉源、未爲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滑稽、故罕醞藉、卓吾子曰、時雜滑稽、正是其醞藉處、

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詰勅盛於六朝、其原肇自舜命九官、羲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其遺制也、此即口代天言、唐惟常楊元白、宋陶穀遂有依樣畫胡盧之誚、厥後王介甫最爲得體、而蘇子瞻尤號獨步、多訓飭戒勵之言、有訓誥之風、非如今之誥勅、所謂一箇

八寸三頭巾、人人可戴者也、

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少休、反覺已曉、亂山蔥龍、不謂人世也、書此詞於橋上云、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艸、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

歐文忠守維揚日、於城西建平山堂、頗暢游觀之勝、劉原甫出守揚州、文忠嘗餞之、作西江月詞、後東坡亦守是邦、登平山堂、感而和之云、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

許彥周詩話曰、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

子瞻嘗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以笙簧易鼓吹也、又曰、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

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斜橫雲髻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世傳此詩爲花蘂夫人作、東坡嘗用此作洞仙歌曲、或謂東坡託花蘂以自解耳、

餘杭自是水仙窟、似聞吳興更清絶、湖中橘林新著霜、溪上茗花正浮雪、顧渚茶芽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吳兒鱠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饞涎垂、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余謂茗水、出浮玉山、又云霅水、大率一水二名、總之茗溪四水之一名耳、四水合爲一溪、曰前、曰餘、曰霅、合而有聲、因曰霅云、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媚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詞云、常羨人間

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季、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山谷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

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艸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徧、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可睡、連作寃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此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寒衣步月踏花

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東坡詩話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蜀人張思厚來過二王方季少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季花落在徐州對月酬歌美清夜今季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益憶與二王飲時也張思厚久已亡今季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歐陽文忠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最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聽琴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聽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劍喙誰扣門山僧未開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蘞至今以爲恨

東坡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耦耕植杖不能道此語非老農不能識此語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俗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又見之黎子雲及其弟威家雀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已而果然乃爲賦詩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今歲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逾遲余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西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古今絶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爲韻云一更山吐月上塔挂微瀾正是西湖上湧金門外看氷輪横海濶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酒杯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艸不可藉歸來掩關臥唧唧幽夜話三更山吐月棲鳥夜驚起起尋夢中遊清絶正如此驅

馳掃泉澗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遣洗耳
四更山吐月皎皎爲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
橫野橋兩斷板山寺可可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遊
化城五更山吐月窻白室幽幽玉鈎還挂戶江練
却明樓星河淡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
切變蠻謳

僕初入廬山作一絕後又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
蹇不相親要識青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
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箇是廬山是日
有以陳令擧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
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僧求詩因
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詩飛
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往來南北山十
餘日以爲絕勝不可勝談擇其尤莫如漱玉亭三
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遊西林作一絕云
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廬山詩盡於此矣

余與郭生游寒溪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座爲悽

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鳥啼鴉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絫絫春艸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雜以散聲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難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季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

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冐求又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其事乃用白交汾陽於行伍中竟脫白于禍天台司馬紫微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也

東坡酷愛西湖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又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余謂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

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慶曆中歐陽公謫守滁州聊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山作亭其上公既去十季太常博士沈遵聞而往游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益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注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季公蒙遵亦殁有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絶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淵思翁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黃過山前曰有心哉第三疊泛聲同此

無歲季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兩三弦方補詞閑爲絃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眞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去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

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

子瞻中秋日分天竺桂花與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枝空記昔季、破裓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鬬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絶、亦皆西湖景、云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艸抱山斜、盈盈解佩臨湘浦、脉脉當壚傍酒家、又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梅細雨時、又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季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兩種、紅梅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氷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量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其種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號、臘又名綠萼梅、色黃白、酷似密腊、檀心爲上、罄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子瞻

詩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蘂檀心兩奇絕高子勉云少鎔燭淚裝應似多褭龍涎臭不如只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九書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緣金者子瞻有次曹子方龍山眞覺院瑞香詩云幽花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蒼葛林紉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云云今馬塍種最多大者名錦熏籠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盛子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眞一夢不歸閶苑歸西湖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祐題詩云濃艷初開小藥闌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卻是錢塘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盛於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敘一篇

桃杷白者爲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棯子瞻同劉景

文眞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序云、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子瞻詩云、夢遶吳山郤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客有言閩廣荔枝、何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萄、予以爲未若吳越楊梅、正平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擧而方之者矣、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事見太眞外傳、曰上皇登沈香亭、名太眞妃、於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欹殘粧、髩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

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東坡柯丘海棠長篇云、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高燭照紅粧、先生嘗作大字如掌書此詩、

東坡梅詩、鮫鮹翦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冥伴
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註、
皆不解檀暈之義、今爲著之、宇文氏粧臺記、紀婦
女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眉攏髻之說、元微
之與白樂天書、近昵婦人、暈澹眉目、綰約頭髮、畫
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太平廣記、許老翁有銀
泥裙、五暈羅、畫工七十二色、有檀色、與張萱所畫
婦女暈眉、所謂紫沙幕酷似、可以互證也、坡詩又
云、剩看新翻眉倒暈、又云、倒暈連眉秀嶺浮、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邊尚
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主、又孽清香與返魂、東
坡梅花詩、蕙死蘭枯菊已摧、返魂香入隴頭梅、正
用此事、
密雲龍茶、極爲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蘇門、子
瞻大奇之、時黃秦龍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
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一日又命取密
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略也、山谷有詩
雲龍亦茶名、

杭州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峰者、名白雲茶、坡詩云、白雲山下兩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有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坡報以大龍團、戲作云、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牙分雀舌、賜茗出龍團、云云、又嘗游山寺、飲釅茶七碗、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

答錢顗茶詩云、我官于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古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眞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香妖邪欠顛獷、體輕雖復强浮沈、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絶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跨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粗糠團鳳及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俸、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其人怒生癭、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絶、以餉其猶子德麟、以飲予爲詩、醉後信筆、頗有沓拖風氣云、去季洞庭秋香霧嘗暝手、于今洞庭春、玉色凝非酒、賢王文字飲、醉筆蛟龍走、既醉念君醒、遠餉爲我壽、瓶開香浮坐、盞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醽、莫遣遠公嗅、要當名字奇、未可論升斗、應呼釣詩鉤、亦號掃愁箒、君知葡萄惡、正是嫫母醜、須君灩海盃、澆我談天口、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季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臥、手而語彌温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矣、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

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子瞻在黃州作蜜酒在惠州作桂酒余嘗問其二子遘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酥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好事者借以爲詩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麴蘗何可以他物爲之若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榲橙等爲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

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況桂之烈乎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爲美但世俗所尚耳、

東坡云梅二聖俞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餘輒、

輒正坐高拱此其醉時也、

宋時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盎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筍之供恆缺乏也、

東坡一日游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即日求得之聲名頓起、

思聰爲行童日東坡倅杭州令和參寥子昏字詩聰

立成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昏之句
東坡大稱賞大觀政和間聰挾琴游梁日登中貴
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
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云試誦北山移爲我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其詩云山僧本
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闢虎至
惠州歲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其詩云江
邊獨出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艸合步到栖禪寺
堂空不見人施子淨掃地
子瞻佐郡日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爲
方外之交嘗同泛西湖詩云三吳雨連月湖水日
夜添尋僧去無路激激雨拍篷駕言徂北山得與
幽人兼清風洗昏翳晚景分濃纖縹緲朱樓人斜

陽半疎簾
云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郡以臘日訪之作
詩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
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

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
孤山孤絶誰冐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窻竹屋深
自暖、擁褐坐睡倚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
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鶴盤浮屠、茲
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遽遽、作詩火急追亡
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送參寥子八聲甘州詞云、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
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河浦只幾度斜暉、不用思
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
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算時人相得如
我與君稀、約他季東歸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
西湖路不應回首爲我沽衣、

風篁嶺多蒼筤篠蕩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沈迴出
塵表流涼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絶嶺故叢薄
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蘇子瞻
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
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
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紀之詩云曰

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
去住兩無礙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
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
實浮我比陶令媿師爲遠公優送我過虎溪溪水
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

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掊得琴聰與蜜殊
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調尤勝如訴衷情詠西湖
詠夏景風流蘊藉不減少季

坡和僧守詮詩云但聞烟外鍾不見烟中寺幽人行
未已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
不喜其清絶及讀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
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大吹聲更入青
蘿去其幽深清遠亦自有林下風味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於朝一日安
道問明允云今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方再
看前漢書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語子
瞻曰此老未知耳世間人尚有看三遍者安道嘗
借人十七史經目即還云已盡閱其天資强記數

行俱下、前輩宿儒、少能及之、

公嘗言觀書、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乃寢、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一季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誤所用故實、雖曰前輩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秦少章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晉宋間、句爲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爲俊偉、非獨爲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語、有可取者、處

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眞有道之士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遺家寶之、甚久後入御府、世無傳者、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于城外一園中、余時季十八、謁之、問近觀甚書、予對以方讀晉書、猝問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對、

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質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

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趙胡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二友

坡云春秋之學自有妙用若求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絞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然不盡談欲使學者自求之

坡在海外盛稱柳柳州詩後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云海外絶無書吾家止有柳文東坡遂借以研看謂柳州詩在彭澤之下韋蘇州之上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益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季金人犯闕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絡輿之初余於中貴任源家

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記
行書南遷乞乘舟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
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
處見自虜中還得責呂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鍼
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
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艸十紙龍蛇飛動皆非
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有輸
墨稽天發乎妙定之語爲不虛也
黿丈无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遍每一書成
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乃知筆下變化皆自端
楷中來
東坡云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艸書數紙非
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季之後與我同病者有發之
也張長史懷素得艸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
嗣之惟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心與東坡相上
下耳
文與可云余學艸書凡十季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
之法後因見道上鬬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

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東坡跋云、留意於物、往往
成趣、昔人好艸書者、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季、或
晝日見之、艸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
見、豈眞蛇耶、柳艸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
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絶倒也、
將至曲江、船上灘急側櫂篙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
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
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作一事、何如且作
字乎、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游、及將赴中山、傳
正贈予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季閏四月
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
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
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
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
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鬚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
錄本以授思仲使、而授傳正、且祝深藏之、
元祐二季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

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裡松子僧前落、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畱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魯直跋云、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眞相知、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好酒、然不能四五盃、已爛醉、不聲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眞神仙中人也、

坡仙集卷之十二終